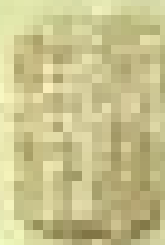


緒言
子貫附言
星閣正論
業儒臆說



上 下
上 下
上 下
上 下
上 下
上 下
上 下
上 下



業
儒
臆
說

陶
圻
著

中
華
書
局

業儒臆說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業儒臆說

清 秀水陶 圻甸方著

性涵於靜。聖凡一體。及其動用。而純雜攸分。得失互見。是故吾儒之道。當于用處體驗。爲得堯舜以道相傳。必分之爲人心道心。而重之以精一。乃爲允執其中。曾子以毋自欺爲入德之門。皆是知行合一之學。惟於用處得其純熟。至夫從心所欲。不逾矩。其斯爲大而化之。聖而不可知之者矣。羅仲素每教學者于靜坐中。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。作何氣象。李延平自以爲靜驗得力。真知大本有在。不知延平祇是心存而理得。若竟於未發之中求益。恐未必然。是故遺書有云。既思則是已發。不當于此求中。信哉。是言。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。世疑其禪學。要之尊德性而道問學。自是無可分者。釋家以淨覺本性爲宗。勢必至于無眼耳鼻舌身意。無色聲香味觸法。試以之繩吾儒。度必不能。若夫道問學。非章句記誦之謂也。張茂先讀書三十車。究何益于實用。是故學力既至。實兼得尊德性。此中庸以擇善固執爲誠之者之道。而朱子之語。所以得其大醇。

明廢道官言。一日于幽寂中。恍惚見其良心。始知此心虛融周徧。而身內有形之心。非吾心也。此是確見心體之言。我性無所不備。心思無所不通。是故性善而心亦善。孟子歷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。爲仁義禮智之端。雖于用處見得。而隨感即應。則其本體從可知已。王守仁論學。每提四句爲教法。無善

無惡心之體。有善有惡意之動。知善知惡是良知。爲善去惡是格物。要之吾心未發。固無善惡。然而知善知惡是良知。仍是以心知之。則心之體。烏得謂無善哉。至如王畿所云。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。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。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。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。王守仁謂此四無之說。爲上根人立教。頓悟之學。不知此已入于禪矣。吾儒一生精晰。善惡最嚴。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。不逾矩。固謂止有善而無惡耳。不會謂之無善惡也。至云天命之性。神感神應。惡固本無。善亦不得而有也。此仍是性無善無不善之說。王鏊論性善有云。凡天地膈塞充滿。皆氣也。氣之靈。皆性也。此仍是生之謂性。王艮學以悟性爲宗。其言曰。只心有所向便是欲。有所見便是妄。此又流于禪之甚者。吾儒之學。功自多聞多見始。即心亦寧得無向。特有所忿懼憂樂。斯爲不得其正耳。羅洪先始致力于踐履。中歸攝于寂靜。晚微悟于仁體。自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。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。近覺一切無有雜念。但惟恐一人不得其所。即感應處便是順適。此其自得處主靜之力。然亦未知其及于入者。果何如耳。總之。吾儒之學。自不能于四書之外。別求體用。下學而上達。雖至聖猶然。故曰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始焉洒掃應對進退。繼焉禮樂射御書數。由是致知格物。漸進而詣極。而以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終焉。有體而兼有用。不若禪學。則主于體而難爲用。俗學。則適于用而不知體。是博文而約禮。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。不可誣也。許魯齋謂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。朱子亦然。此所以度越諸子。宋儒猶知有此。宜其爲道學正派。明代寥寥數儒。其論詣如是。殆恐難爲繼矣。

夫抽絲成繭。則有五采美其觀。抒蘊成言。則有五聲善其聽。實訓傳世。正言格物。則有映射紙上。光溢簡中。言之不文。塵翳傾眼。則又安能感人之心而啓其聽哉。是故至言所以洩天地之祕。鬼神猶珍之一言。發而壞人心術。卽爲名教之罪人。在庸衆猶不足以簧鼓愚俗。若名流則不可以不知懼矣。自聖人沒而微言絕。傳道者必以三代範模百世。必以六經論斷百家。斯法有可循而道爲無斁。在天爲公。在人爲中。在心爲恕。在事爲權。

自古以來。惟商之世業最遠。賢聖之君六七作。其積累也大矣。使代之者非文武則不忘也。成王定鼎于郊廓。卜年七百。而卒過之。則未有其人能代之者也。文王生有聖瑞。其德足以應之。秦穆公趙簡子。始同祖也。竝寐至帝所。聽鈞天廣樂。然而其德不足以應之。其忘也忽焉。商周之革命。數之素定者也。純乎天也。爲陽饒也。晉至六朝而後唐。唐至五代而後宋。其德無可以永世也。人爲之也。爲陰乏也。天運至晉。而剝極矣。由其無家法治道。遂至潰敗不可救療。漢雜乎霸。晉雜乎彞。其兆旣成。雖天弗能易矣。然則三代以後之主。司馬氏乃罪之魁也。漢之世業。頗似夏前五代之主。史載其氏系。非漢裔卽其勳後也。蓋天之意。其猶思漢乎。思漢正以甚晉也。若紂之及身稔惡。其流毒則未至徧天下也。商之後乃生孔子。俾世祚于魯。噫。孰謂天道也而遠人哉。

天數五。地數五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由是至于百千萬億而終不可窮。其中生剝消長。有自然之理。數存焉。天地所以亘萬古而不敝者。惟能逆知其所必至。而豫爲之所也。究其默爲維持。雖不可見。然自古

撥亂爲治。天地必先時以生聖賢。使乘時以有爲。此亦可以知矣。先聖知其然也。因而作易。易逆數也。上帝至神。不假推算。故止傳其點畫。先聖合撰。故能極其理數。凡民皆可入聖。故因有易而亦可知其道。古之善治國者。制治于未亂。保邦于未危。苟患已至而防之。則無及矣。此天道也。然是豫也。非健不能。是以君子法天行健。終日乾乾。夕惕若也。

口之于五味也。鼻之于五臭也。目之于五色也。夫人而辨之也。耳之于五聲也。非審于聽者不能辨之。則耳之官爲較微矣。天有風雷。其時位可得而知也。人有語言。其部脈可得而知也。物有響應。其迹象可得而知也。是故聖人爲能作樂。孔子六十而耳順。學至此。則純以神運矣。口鼻祇以自爲也。耳目則加于人世。必其于人之所不見者。而獨能見之。于人之所不能聞者。而獨能聞之。纔可自信于性地。有得天其體也。日月五星。天之魂魄也。惟天以其道運日月五星。而日月五星以其道制百動。猶夫人之身有魂魄而動應神焉。是故吾心得正。吾身得修。則欲體天道者。卽一以體夫吾身而已矣。且人世以形用。則有盡而遞易。君不皆堯舜也。臣不皆伊周也。師不皆呂孔也。而世運因之有升降焉。天地以神用。惟神聖執極而無終不敝。試觀之吾身。榮衛和暢。而表裏無病。陽氣不脫。則有生不死。乃知日月運行。無一息之停。五星生剋。無一幾之閒。陽氣瀾淪兩閒。則天地事得有壞時耶。

廣其識。大其志。充其學。優之以禮體。重之以廉恥。貽之以生安。凡此卽先王之所謂教。而士風由以醇茂。君子以之處家。而賢才之子弟出焉。然聖人立教。必視乎其力之所受。豫章之木。可千尋以任棟梁。樗

櫟雖厚裁。無用也。則亦必因其所近而授之以一藝。使不至爲廢人可矣。九流百家。皆足自贍。餒寡孤獨。王政必先。伊尹謂一夫不獲。時予之辜。須知此直。君相分內事。天以天下之重付之。豈授之以富貴哉。重其責。君相不平治天下。將諉之誰。罪必有所歸矣。

反諸心而不安。雖身適其何有。是故不義之富貴。君子不屑也。至不義而不知。則直心之死矣。一時之富貴。易百世之富貴難。一失其身而天地奪之。智者其肯以一時易吾百世乎。

世無公道。則天地之信不行。而鬼神無權。蓋是非倒置。賞罰不明。否塞漸極。遂成亂階。是故鬼神有時而不平。則爲之形其用。若石言于晉。神降于莘。所謂國將亡。聽于神。有不勝人道之感焉。且夫昌黎有言。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。而況于人乎。噫。此亂之所由生也。今試指其弊。蓋不出威與貨二者而已矣。積威之極。于是秦之亡。不過二世。鬻貨之極。于是晉之亂。浸淫幾三百年。盱衡往昔。多出于此。深足鑑也。昔呂刑載有苗之制刑。曰。民興胥漸。泯泯焚焚。其于有虞氏之治。爲最詳。曰。羣后之逮在下。明明棗常。鯀寡無蓋。然則道有升降。政由俗革。是在治天下者。乾行神斷。吏治無蒙混。民情無壅蔽。于以激勵而作新之。不然者。雖法令具備。則例煩多。抑其末耳。傳曰。皮之不存。毛將安附。

貧不施財。賤不與政。而施財之量存焉。與政之才具焉。則固不異乎所爲施財也。與政也。由此推之。君子嚮在我者何如。故曰。君子所性。雖大行不加焉。雖窮居不損焉。分定故也。是以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毋固毋我也。小人不知在我。不知富貴。特假之以行其道。而沾沾焉爲動其心。夫尸居而廣廈。自不

如陋巷者之爲安也。伴食而垂紳。自不如被褐者之爲適也。詩曰。彼其之子。不稱其服。易曰。負且乘。致寇至。

人無生理。無由得生于世。則既爲人而未有仁者也。其所以不仁者。自賊之也。利欲之念勝。于是爭敢于爲惡。而不甘于爲善。不知天道至公。善未嘗不佑。惡未嘗不反。五福六極。默來順受。人自不識耳。君子不爲邀福而德加修。惟以自信其心之無愧而已。顧有時言福者。爲夫人之利欲言之也。孔孟一生順命。必待彌子臧倉公伯寮言之者。命蓋爲小人砭疾也。此立言之旨也。吾乃今知功過格。猶爲衆人而設。謂其未忘乎祈福之意。特以之風勵天下。則其功不小。

大凡人體之有神。是猶火生于木。人不立其神。是猶木不得其養。故曰。禍發必剋。人之魂魄盛而神斯居。是猶木生火而乘時。木惟壽而氣候足。則一旦火化其根。而神斯無累矣。道之所謂外丹。佛之所謂三昧火。有不可于此而悟超脫之術乎。故自聖胎以至于法身。猶爲凡人之希聖者耳。聖胎者。所以立其神也。至于有法身。則所謂及其成功一也。至人夙惠。不須聖胎變而之道。只在一念直反掌間。

紙窗明月。其光炯炯然。而燈盛則月微白。已視之則光爲之奪矣。而月不改色。燈少澹則光仍射焉。夫人之受蔽于其心也亦然。念慮紛投。其是非不自謂當也。雖境過不無悔悟之萌。而一時之失。容有不及償者。是以君子貴研其幾也。中庸以存養省察並言。顧必省察精而後存養至。若顏子三月不違仁。則純是知明處。自不至爲暗室所欺。詩云。相在爾室。尙不愧于屋漏。

千年風濤則疊石漸小。然而每叩輒火。體不剋于水也。夫人之受養于其天也亦然。氣有時而盡。神無時而息。所貴此心不死。是以君子存存。傳云。人心之不同。如其面焉。此乃指人心爾。道心則千古而一致。神器猶擔也。元后御世。猶以肩承擔。必力大足以勝之。試觀堯舜在上。猶有洪水九年之厄。然而堯舜卒能回天噫。後世人事之失。致干天和。此果誰之責也。天道將亨。而或生才未足以當之。則汜可小康焉而已。天道將否。而或生才未足以挽之。則且積漸而極于大壞。是以更數十世而猶若有俟也。閒嘗肝衡往古。天人交應者。治亂之極也。天人互異者。治亂之端也。有志斯世者。先觀天道。次察人事。而終論定于其人。夫所謂人也者。天地篤生之。而任以生民之寄者也。

易曰。吉人之詞寡。傳曰。仁義之人。其言藹然。知此可得立言之道。凡言理與論事不同。論事貴于區畫裁決。不嫌詳盡。言理者旨則約而意有餘。旨則約。是以易入。意有餘。是以易思。易入。是以君子日進而有功。易思。是以小人與知而自親。凡言理而得有其明且當。則天下之文。已無得而加之。屬意詞句之工。似反失其立言之志。孔子曰。辭達而已矣。

天地定位。高卑燦列。斯禮也。而道行乎其閒矣。天道圓。地道方。由是則之。君道圓。臣道方。父道圓。子道方。夫道圓。婦道方。圓行權而方守經。圓自不失曲成之義。方則才術不可以加于君父。凡物圓動而方靜。圓易轉而方難掉。故方終不出圓範圍之內。

道從知入。非致知無以盡行。而知較行爲易。尤必力行以體其知。入道者致曲而已。致曲者擇善固執而

已擇善固執者無自欺而已。惟其無自欺。則知行一矣。是故無自欺爲上焉者。說法大學列于格物致知之後者此也。若夫小人之諒。匹夫之勇。婦人之仁。雖其心固亦見爲是。而猶未免于自欺。則其知未至也。端木子從學識見道。顧竟視不欲無加爲易事。似于此猶未推勘得細。迨知有一貫。知有終身一言之恕。此其卒聞性道也歟。

人言哀死。非哀死者也。哀吾生不見死者之人。則失所尊親之謂也。若夫人生必死。何哀焉。故曰。天壽皆可以立命。終凶皆可以成仁。在吾而已。此身何爲。如謂生數或虧。死而哀之。是哀之適以愧之也。君子有規生之義。而無愧死之文。

父母之生我其形。天地之生我其性。人各一父母。而同一天地。故形小異而性大同。孟子曰。形色天性也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然則千古惟聖人爲盡性。千古亦惟聖人始得爲孝子。蓋以其合事親與事天而一致焉者也。若夫偏端一節。亦稱爲孝。正如諡文者。不專訓以經天緯地之義云爾。

王者禮樂興而治道成矣。御世莫先定禮。大漢大武。湯武及身爲之。則奚俟百年。然而作禮樂者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。所謂本身徵民。知天知人。實有由然。故曰禮樂者。道德之光華也。漢叔孫通猶知習禮。唐山夫人猶知製樂。而以馬上得之。安事詩書之高帝當之。則其精微之有不協者。不已多乎。夫亦具文飾觀焉而已耳。三代而後。若唐太宗。有可作禮樂之才。然而處父子兄弟夫婦之倫。猶實有闕。則其本先虧。更用得甚禮樂乎。明太祖雖頗留心制作。然卽其置娼設院致宿四方遊宦而隸于太常。此則爲

縱情傷化之尤者。抑何其視樂之輕。一至此也。當時大臣無一知道。未幾而靖難嗣興。勳戚子婦。遂至落籍教坊。噫。孰謂天道遠哉。

帝王之統。垂絕于周季。乃得仲尼修明。僅有遺經。秦皇起而盡爲焚之。以吏爲師。是直欲使天下後世而胥爲李斯趙高也。是誠人世之大變。天顧不能預制之。以弗爲乎。蓋上古之書。神異者既不得輕傳。荒遠者又略多未盡。是故孔子贊易自伏羲以下。序書自唐虞以下。一經孔子刪定。其他猶竝行于人世。則好奇者將復夸而無忌。似不若去之之愈也。聖經者自與日月中天。此則如一時之食焉耳。至其坑儒。蓋亦處士橫議而積漸之所爲也。然而自有此厄。當漢之初。大儒不復見矣。高帝亦不能遠致之以禮。所謂王道。所謂禮樂。於是乎未善其成。後之議者。至目三代爲絕遠。竝不相若。抑知漢之布衣崛起。較之三代爲倍難。而其難者既優爲之。其易者反不逮焉。唐宋明因之。而政教猶不純乎古。噫。誰之責歟。

古今不以成敗論英雄。所謂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是也。古今不以顯晦論聖賢。天有通塞。人有去就。于是時也秉道行權。夫亦爲其所當然者而已矣。一有安排計較。便是私也。故曰。觀其道爲何如耳。易地則皆然也。且夫邈世不見知而不悔。惟聖者能之。則其隱德正不可及。蓋生于世而絕無聞者有之矣。事僅不屑屑于天下之知而已也。耶。是故君子凡事論理不論氣。論理不論數。雖氣與數固有時得爲之主。而理之勝處自正。

日用之間至微之事。必體之人情物理而後動。人情從其同然者。物理出其必然者。則幾于道不遠矣。古之人無所爲學也。五經六藝而已矣。所謂物格格以此。所謂致知致以此。蓋自弟子入小學以來。凡手經藝已習其文。親其事。至于大學。則又務知其所以然之故。如人倫日用。必得其性情之實理。如人宮物曲。必原其制作之精意。無益之物。君子弗事也。物雖纖悉而適于用。則一以經藝推而準之。顏子之博文。子貢之多識。皆是類也。是故大學第以格致示訓。不爲之傳。蓋已有其功于大學之日矣。曾子特詳其道。要于知行兼盡。卽以誠意爲始。而曰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此大學之道所由入之門乎。朱子爲補格物致知之傳。究其立言。不過訓詁于格致二字之義。絕無可以爲之指南者。反使人無著手處矣。非大學之本旨也。但此謂知之至一言。與聽訟一節。若不相蒙。則仍闕疑焉可也。且傳文言知之至耳。安必其釋格物致知哉。

人之形生之父母。而本于天地人之性。本之天地。而成于聖賢。夫人于性中之才。常得具足。及有形役之蘊藉設施。難得逾半。惟聖人爲能一之。故一則曰盡性。一則曰踐形。然而聖人非特自餘而已也。當時政德身後詩書。于以範天下而歸于一致。故曰修道之謂教。論語全旨。無非忠恕。孟氏七篇。無非仁義。忠恕卽仁義。特仁義則要其成而言耳。禮因乎仁。智因乎義。而信則一以貫之。此孟氏言仁義之旨乎。然恕無不本乎忠。義無不本乎仁。而忠必至于仁而始盡。此孔子言仁之旨乎。乃知孔子道學之本。是在仁而已矣。惟其心而心性瑩然。渣滓淨盡。于是得自人而合于天。蓋學舍自反別無真得。道非實

體何以有功。然則吾儒之道必也。其心至于不違仁而得之。所傳爲一致。堯舜以道相傳。而分之爲人。心道心。道心者。仁也。而道心卽見于人心。故曰。仁者人也。又曰。仁人心也。惟精以去其非仁。惟一以純其仁。至于允執其中。而仁之體用備矣。不名仁而名中者。爲有天下者示其治道也。惟精惟一克己復禮之謂也。

夫立功名者。必先輕富貴。然而或溺于功名。猶易失其所守。故曰三揖而進。一辭而退。君子于功名不必竟其量。苟明其學。正其識。以之任天下而有餘。則雖韋布而君相焉矣。固不必與世爭一日之知。孟子曰。人有不爲也。而後可以有爲。知有爲于不爲見之。又何至于徇人而失已哉。此楊龜山之應召識者議其自許過高。李東陽之流涕同寮諠以何不偕行也。